



潘芷汀 编写

发电厂里五十年

——首都电业工人生活斗争纪实——

北京出版社

潘 芷 汀 編 写

发电厂里五十年

北 京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部書是北京石景山發电厂五十年来工人生活和斗争的紀实，也是一部北京石景山發电厂簡略的“工厂史”。从这些片断的記述里，可以看出：在那黑暗的年月里，反动統治者和帝国主义、官僚资产阶級是如何殘酷地压榨、剝削工人，如何破坏、分化和鎮压工人运动。工人們在極端惡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下，进行艰苦的劳动和斗争。同时，也可以看出：工人阶級在党的领导下，在成長、發展和壯大！当工人翻身做了主人，他們一面在忘我地劳动，迅速修复机器、进行技术改革，一面投入了各項政治斗争，他們对党的事業表現了無限忠誠，显示出工人阶級高貴的品質、雄偉的气魄和無穷的智慧；工厂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变化。

看了这些史实，会使人們更加热爱我們今天的社会制度和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發电厂里五十年

潘芷汀編写 乔治等插图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·印張：7 6/16·插頁：5·字數：151,000

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6,700册 （內平裝本13,400册）

統一書号：10071·414 定价：（6）1.30元

目 录

小引.....	1
一、蔣御史奏本参庆王.....	1
二、李太监設計哄慈禧.....	5
三、惊人的营私舞弊.....	8
四、待遇是这样悬殊.....	10
五、工人首次罢工.....	12
六、确定西郊建厂.....	15
七、光着脚巴了兒的姑娘.....	17
八、飞出一里多路的房頂.....	20
九、鍋爐搥泥.....	24
十、駱駝跳舞.....	26
十一、青年工人进厂.....	29
十二、“灤州会馆”演戏.....	38
十三、大革命的余波.....	43
十四、鍋爐房的怒潮.....	47
十五、纨绔子弟胡作非为.....	51
十六、老实工人大显身手.....	56
十七、盧溝桥的抗战炮火.....	61

十 八、地下道的工人生活	65
十 九、游击队夜襲发电厂	69
二 十、八宝菜暗藏字紙条	73
二十一、八路军二次进厂	79
二十二、日本鬼最后投降	84
二十三、来了接收大員	86
二十四、坏了五号汽机	90
二十五、怠工运动	92
二十六、进步歌声	96
二十七、《陞官圖》没有演出	101
二十八、黑山头燃燒起来	106
二十九、神槍八勇士	109
三 十、灯光特別輝煌	112
三十一、粮食堆成山	115
三十二、最初的印象	118
三十三、和职工打成一片	125
三十四、大放光明	128
三十五、放声歌唱	133
三十六、連家屬都举了手	136
三十七、“別落下我!”	139
三十八、修复“半个天”	145
三十九、三件大事为了一个主题	168
四 十、工人干部陆荣芝	171
四十一、鍋爐房里捉特务	189
四十二、最好的献礼	195

四十三、一架噴气式.....	205
四十四、人变了机器也得变.....	211
后記.....	230

小 引

你想知道咱們北京从什么年代开始有电灯的吗？

你想知道首都发电厂创办和发展的情况吗？

你想知道电業工人在旧社会惨痛的生活经历，刻苦的生产劳动和英勇的斗争故事吗？

如果愿意的话，请到首都西郊美丽而繁荣的石景山来访问退休的或在职的老工人吧。他们会笑吟吟地接待你，让你坐在他们雅静而舒适的房间里，拈着银灰色的胡须，兴奋地讲给你许许多多生动有趣的故事。只要你不说“好！您累了。回头谈，再见！”他会给你谈上三天三夜也谈不完的。

或者，你感到不方便的话，就请看一看下面他们谈话的记录……

一、蒋御史奏本参庆王

从前，在清朝末年，这话谈起来已经五十多年了，北京没有电灯。人们用的是菜油、煤油灯，或者蜡烛。连皇宫里也是这样。后来，后来就有了电灯了。

开始，电灯也不像现在这么亮，有的跟香火头儿似的，

跟小紅虫兒似的，簡直不像話。以后，慢慢地發展，改進了。啊，不容易呀！

凡事得搜根兒，才明白它的根底緣由，來龍去脈，咱們發電廠還是清朝“慶王爺”的四十八萬兩銀子開辦起來的呢，這個故事石景山的老人們都還記得。

那是前清光緒年間，有一個翰林，名叫蔣世興，這人原籍是京東玉田縣鴉紅橋地方的人。長的样子滿魁梧：高個兒，胖呼呼的，長瓜子臉，留着兩撇黑胡須，鼠瘡脖兒，走起路來有點毛腰。官職做的是北京南城御史。

御史，你知道是個什麼官兒嗎？聽說不管什麼高官大臣，要是貪贓枉法，為非做歹，當御史的就有权向朝廷參奏他一本（至於當御史的稱不稱職，咱就不管他了）。

有一天，蔣世興下朝回府，東交民巷英國人開辦的匯豐銀行老板派人向他告密：說是慶王奕劻在他們銀行里私存白銀一百萬兩。這事本來就是犯法的，如果叫皇上知道了那還了得！

蔣世興聽到這個秘密，就暗打主意，想和匯豐老板合謀，吞掉這筆款項。他的官職是“南城”御史，東交民巷正歸他管。可是，誰不曉得慶王爺的官高勢大胳膊根粗呢！蔣世興雖是當朝御史，可也還是畏懼他幾分。

這一天，他回到家里，獨自關在書房里面，悶悶不樂，坐立不寧。“哎呀，這事情，”蔣世興想：“會落到如何下場呢？慶王十之八九不敢承認事實，那麼，我就落個參奏不實和誣告的罪名，必是立刻革掉官職的！反過來，設若慶王承認了事實呢？那百萬兩銀子就會被朝廷沒收，也落不到我蔣

世兴名下分文，只是从此开罪了庆王爷，将来的官兒也做不稳当了！……然而——”他的思想在“然而”之后又轉了个弯子：“还是那話，十之八九庆王是不敢認帳的，那么，我的官职虽被革掉，而銀子就落到手……不过……”

他左思右想，拿不定主意了。夜深的时候，他的太太——京东宝坻县王啓深的閨女——徑自走进来了。看着蔣世兴毛着腰兒，迈着四方步子踉蹌过来踉蹌过去地想心事，便坐在一旁，說了几句閑話，就探听他的口气：“您这几天好像有心事似的，可不可以說出来共同……”話沒說完，蔣世兴就从馬蹄袖里伸出手来摆了摆，又輕声囑咐她：“小声說話！”这位太太机警，觉得事关重要，更想追問。蔣也曉得他的太太还聪明能干，有主心骨兒，就把心腹的話講了出来。

完了，太太沉沉靜靜地說：“請問，您居的是什麼官？”蔣世兴一时摸不透太太的意思，眼睛睜得圓圓的、大大的，順口回答了句：“御史啊——这个，您还不知道嗎，夫人？”

“这就对啦。”

太太說了這話便动身走了。可是，走到門口，又回头笑迷迷地添了一句：“老爷，時間不早啦！……”

“哎哎，好好！”蔣世兴一



边答应着跟了出来，一边用心琢磨刚才太太的話語和动作。

当他睡在床上的时候，蔣又犹豫不决了。太太知道他的脾气，也深知他的顧慮，終归是貪爵恋位，便想出一句話問他：“御史老爷，您多大岁数了？”蔣觉得問的奇怪，可是順口回答：“已經五十了！”太太立刻跟了一句：“对呀！您还能居五十年官嗎？既然有这样好的机会，何不捞它一把，以享晚年呢？”

蔣世兴想了想，說：“好的，好的！”

第二天，蔣世兴就自个兒写了折本，坐上轎子到頤和园去了。

这时，慈禧太后正在頤和园游山逛水，召見了蔣御史，接收了他的奏折。

后来，慈禧又派了机密大臣到匯丰銀行去查对，無奈外国人的势力大，不管你什么太后的旨意、大臣的駕临，管事兒的外国人說：“你們中国人不能查我們的賬！”也就被擋駕回来。慈禧問到庆王奕劻的时候，奕劻咬口不敢承認，說：“根本沒有那么回事！”可是过了不久，奕劻又暗地派了心腹跑到銀行去說：“銀子，不要了。”

于是，百万兩銀子落到匯丰老板和蔣世兴的手里。从此，蔣世兴也就落个参奏不实的罪名，被革掉官职。用他分得的四十八万兩（除了对告密的和地面兒上一千人等花些賞錢以外，淨分四十八万兩）做了本錢，开办了“华商电灯公司”。時間是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。地点在正陽門內順城街路北，就是現在北京供电局的所在地。

二、李太監設計哄慈禧

革命史上講过：自从鴉片战争以后，受了外国資本主义的刺激，中国的資本主义也就开始發展了。是的，那时有些比較开明的人（朝廷的开明官僚在內）就漸漸开起工厂，办起企業来。南皮張之洞不是在汉陽开了兵工厂嗎？关于这方面，还有很多例子。咱光說蔣世兴参奕勳的这件事，不管他为了行使职权，还是为了个人發財致富的私欲，但是开办企業总不算件坏事情。

这是几句題外的話，咱再回到故事本身：蔣世兴有了資本以后，只是覺得人單力薄，便邀了几位友好，协同办理。电灯公司先是由三个总办掌管大权。这三个总办，除蔣本人外，还有史、馮二位。史总办名史康侯，是个进士底子，做过道台。馮总办名馮恕，字公度。能写能画（現在北京还有的买卖或住家戶保存着馮公度的对联、牌匾、或者字画呢）。馮为人談諧善談，人情世故懂得多，是个文混混，虽然沒做过官，憑着写画也頗有点名气。因此蔣世兴便拉他进来，做了电灯公司的总办。

三个总办对于开工厂、裝机器不用說都是外行，他們請了一位在这方面有些閱历，比較內行的人来，担任工程师的职务，負責技术業務領導。这人長的中流身材，四方臉龐，姓陈，名德培，字少安，弟兄們排行第五。曾在武备学堂畢業，后留学德国，也在海軍里服务过，参加过甲午之战。他一來就被总办們賞識了。可是他看到总办們所选的工厂地点狹

小，据說就一甩袖子走了。蔣等托人把他拉回来，說：“您先办着，咱以后慢慢設法。”他这才留下。从德国买来三台發電机：一号、二号都是150瓩，三号是60瓩的小机器。这可以說万事大吉，單等發電了吧？——不行。

电，誰知道是个什么玩艺啊！黎民百姓、买卖作坊，自古以来用的都是油灯、蠟燭，他們对那古老而幽雅的菜油灯盞，对那高貴的、亭亭玉立的蠟千兒，对那幌悠悠、顫抖抖的灯火兒都發生了極其濃厚的感情了。你猛孤丁地对他們說：“不要用那些东西照亮了。現在，你們可以用‘电灯’啦！”行嗎？他們接受嗎？

不用說商家百姓，連官面上也百般刁难，竭力反对呢。巡警局就不叫立杆拉綫，說是妨碍交通，說是“于市面殊不雅觀”，說是怕起火灾……。

这一下，倒使蔣世兴們为难了。他們商議对策，認為黎民百姓好办，比較难办的是官面上、皇上家。蔣等辞官不做就变成平民了，任何官府衙役也能轄治你一手，处处給你个小鞋穿的。不过，他們倒想出一个好主意来。俗話說“有錢能买鬼推磨”，拿出些銀子来，事情就可能好办了。所以，有一次馮公度搖頭幌腦，捋着下巴上那綫長胡須說：“……而且，花錢要花到刀刃上啊！”蔣世兴接过去拉着調兒：“这叫做——‘宁堵城門，不堵陽溝’也！”

于是，下面出了一个有关西太后的故事。是真是假，甭去管它，反正有这么个傳說。傳說的来源，有說是太监傳出来的；有說是蔣世兴的乳娘的兒子，后来在电灯公司看門房，他听他媽說了傳出来的。傳說是这样：

在蔣世興他們開辦華商電燈公司之前，北京沒有發電企業，市民當然還沒有使用電燈的。不過，在西郊慈禧太后常住的頤和園已經有了御用電燈。那是由於外國人費了九牛



二虎之力替慈禧打通思想以後才辦到的事。原來，慈禧也非常反對在“大清天朝”使用那些“外國洋玩藝兒”。據說外國商人花錢運動了慈禧喜歡的太監李蓮英，使了個花招兒才勸轉了西太后。

開頭，慈禧不聽。那太監偷着叫人安裝了紅、白、藍三

盞電燈，太監站在電門前面，請示慈禧太后說：“您想叫什麼顏色的燈兒點着，就說話吧！”

西太后心想：這是鬧什麼名堂？不過，他願意耍，就跟他耍一耍何妨。西太后順便說：“那，紅的！”

太監趁西太后仰臉嚮望的時候，一手藏在屁股後面，撥弄了第一個電鈕，“啪”的一下，紅燈亮了。

西太后覺得奇怪，又說：“藍的！”



“啪”的一下，果然藍的着了。

西太后心里又惊又喜，但还裝得滿鎮靜似的，說：“那么，白的！”

又是“啪”，白灯亮了。西太后不知道是什么妖魔神怪在作祟呢！这时，太监走过来，笑嘻嘻地說了：“这不是別的，只是老佛爷您的造化大呀！”随后向慈禧太后宣傳了一番电灯的好处：什么又方便，又巧妙，又干淨……。

西太后这才答应了在頤和園試用电灯；但在北京一般市民商戶和官邸中暫不提倡。过了不多几年，华商电灯公司开办，遭到阻难，总办們便想起李蓮英来。他們不惜以重金行賄，李蓮英就在西太后面前說了一番好話，西太后才答应下达旨意：对电灯公司的立杆拉綫，不得阻碍。西太后这一关口过去，別的就好办了。

三、惊人的营私舞弊

电灯公司开办了。在組織機構方面，那时中国还缺少办企业的經驗，便仿照旧买卖家的办法：分成內賬房和外賬房。內賬房老板叫張懋堂，字庭甫，当时人們叫他張四爷；外賬房老板（別的买卖家有的叫做外水掌櫃的）叫張宗如；还有个二老板叫梁宏昌。这些人是營業方面的主要負責人。技术工程方面就是那个武备学堂畢業、参加过甲午之战的陈少安和随机器来的德国人負責。

在管理機構方面也仿照旧作坊傳統的习惯，用人非亲即友。除了几个外国人和少数的例外，都是裙帶关系。这样，

就使那种营私舞弊的風气暢行無阻。連个学徒工进来也不容易，不是投亲靠友，就得送礼行賄。在这里多少負点責任的人，就能發財致富。內賬房張懋堂，不到几年就买了好几处宅子。

誰不知道外賬房里的收發李尙友是个大搜包的呀！他們干的工作，职工們称他是“嗓子眼兒上的事情”（进出口的意思）。李去汉口买了一次杆子，到張家口买了一次小米；不用說他自己了，就說他的手下跟随的刁柴深吧，回来就盖了一处混磚到頂的四合院宅子。

耿汉成原在營業站工作。要安灯的就得和他联系。他的大兒子在前門外开华泰电料行。向他联系的電話来了。他回話說：“喂，你买灯泡、电綫、电表……嗎？好，到华泰去买吧！那兒和这里是‘一事’！”就这样，耿氏父子慢慢發了財。

外綫上的小头兒王五，一个手上戴三四个金戒指。人們說：“这家伙可足啦！”他管着几个工人給商店和住戶安杆子拉綫。开始是人們不願意安电灯，后来想安就困难了。因为机器少又小，不能滿足商民需要。所以又捨着安灯了。好容易登上記，交了錢，拉好了綫，裝上电表，可是拖延着不給接火兒——綫头兒从房檐上搭出去了，還沒和杆子上接綫。口說忙不过来，实际是要你給几个錢的意思。

“王头兒呀，怎么还不給接火兒呀？”住戶恳求地問。

“那，還沒下来条子哪！”王五仰着头走过去。

安灯戶急着想用电灯，便邀头兒吃飯和送几塊現大洋。

“吃飯了沒有？……走吧，到館子里吃一点去！”

在这以后，你再催他的时候，他就会說：“条子才下来，

我叫工人来給接綫吧。”

就这样，王五手上的金戒指慢慢多起来了。

类似上边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！市民、工人都看得清楚，可是在那时無法揭發和干涉。便背地咒罵說：“他們啊？長不了！錢来得容易去的快！屬电灯的，‘咄’着了，‘咄’灭了。就这么快当。俗話說‘金手銀胳膊。能掙能哆嗦’。哆嗦哆嗦就都哆嗦出去了！”誰知道这些咒罵竟成了高明的預言了呢！……

四、待遇是这样悬殊

据說，北京比較早的学电的是邓子安、馬子安等几个人。他們曾留学日本，学电气。那时日本已經鬧过維新运动。日本学西洋，中国留日学生就向日本学。但是他們回国以后，学非所用。开始，邓子安在前門大街做买卖，后来邓、馬合办《电世界》杂志。

蔣世兴、史康侯等开办电灯公司的时候，如果邀請邓、馬等来共事，会比陈少安好的多。可是他們看不起邓、馬等人。过了多少年，才經人說合，邓、馬帮着蔣、史开办了电气学校，並沒有請到公司里来加以重用。

可是，总办們非常信任外国人。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，德国貨来不了，买英国机器的时候，随来一个名叫巴宁汉的英国人。他立刻就成了公司的大台柱了。

他是怎样的一人物呢？从外表上看，也的确滿够派头兒的。高个兒，大鼻子，圓圓臉，穿一身黃呢子西裝，高筒

厚底大皮靴，走路“咚咚”的，腰板挺直，說話“嗚哩哇啦”的，有个冲勁。

关于巴宁汉的出身，有的說他是英国駙馬（女皇的姑爷），在英国也是很吃香的工程技术人員。有的說他原来是一个在倫敦市上卖青菜的，多少学得一点安裝机器，就跟随机器来到中国了。

且不管他的身份怎样，倒是很能为他們“祖国”拉攏生意呢。經他的手直接或間接使英国賺中国人的錢，的确不少。在他的西服大襟上“嘀嘮当啷”挂着七、八个、十来个五光十彩的牌牌兒，据說那是由于替英国做买卖有了功劳，英国国王贈送的獎章，工人们說：“他媽的賺我們的錢沒数啦！”

且不管他的獎章怎样来的吧。可是，总办們对待巴宁汉也的确够慷慨的了。当时工人的工資每月几塊錢，有的只有五元的时候，巴宁汉一个人的月薪是一千四百多元。請算一算，一千四百多元等于多少工人的工資？上过二年小学的就会算这个賬的。不是等于三个五个、十个百个，而是等于二百八十多个！

“二百八十”这个数目說明什么呢？在軍隊上就是兩連多人！要

